

历朝政变演义



权归臣兮鼠变虎

君失臣兮龙为鱼

邹纪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宫廷风雨

邹纪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廷风雨：历朝政变演义/邹纪孟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2

ISBN 7-5059-4173-9

I. 宫… II. 邹…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183 号

书 名	宫廷风雨——历朝政变演义
作 者	邹纪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史 果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11.5
插 页	8 页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173-9/I·3250
定 价	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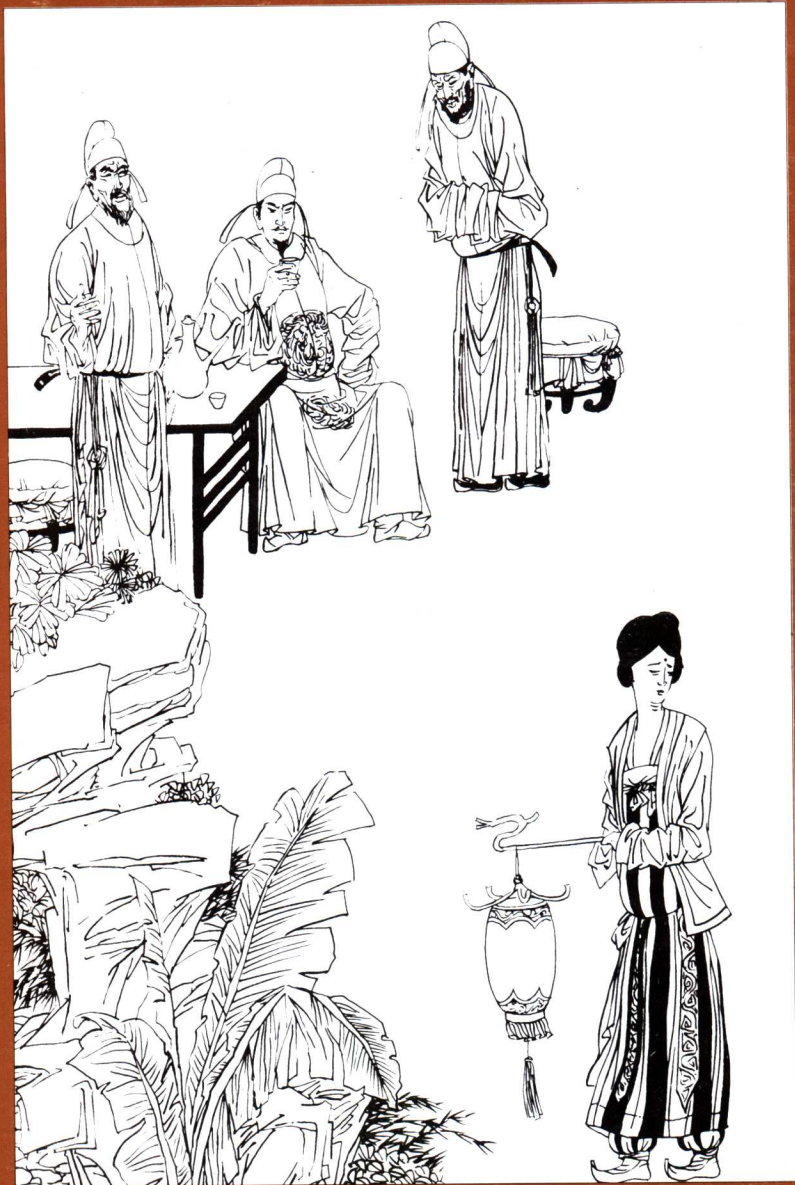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生于豫南小城光山，曾就读于邻县潢川。光、潢间多异人，这里留下过司马光坠地时的呱呱哭声，苏东坡贬谪途程中的艰辛足迹。先大人以为，邹姓的人，与山东邹县的大圣人孟子当有着某种渊源关系，遂以“孟”字名之于作者。也许是这些古圣先贤精神基因冥冥中的影响。作者此生便以教育为职业，以文学为专业，而以研读历史为余业。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生生活给予作者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人生体验，供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新闻与传播系，有文史著述多部面世。这部书，是在教学生涯之余，以文学的手法再现历史的一种尝试。现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

宫廷风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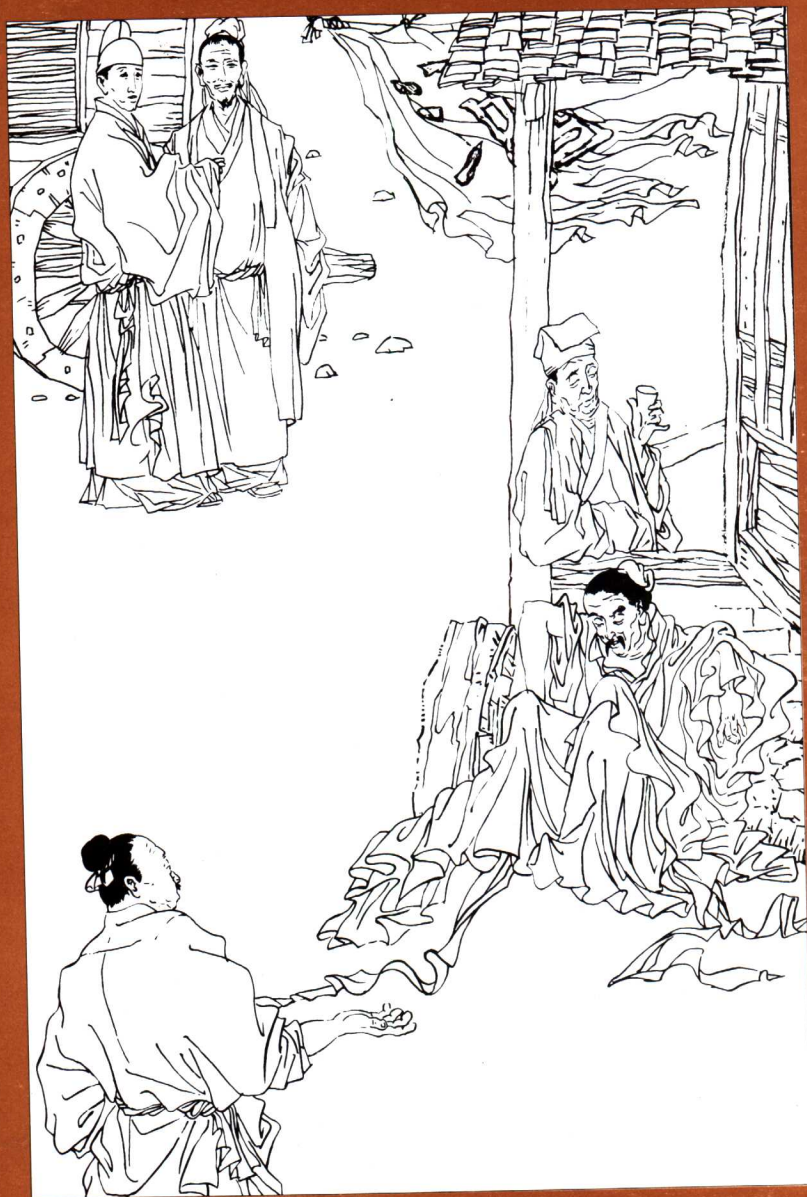
第三回 燕钦融 陈薛斥韦后
李裹儿 进毒害父皇

宫廷风雨



第八回 陈桥兵变 蓄谋已久
黄袍加身 水到渠成

宫廷风雨



第十四回 护皇权 建文削藩王
谋帝位 燕王取朝臣

宫廷风雨



第十三回 螫拜跋扈 欺凌幼主
康熙聪慧 智擒权臣

宫廷风雨



第十五回 八大臣 受诏辅幼主
两太后 政变倚亲王

目 录

目 录

- 第 一 回 害世民 李建成设宴
诬秦王 张婕妤进谗 (1)
- 第 二 回 李世民 脱险仁智宫
李建成 横尸玄武门 (19)
- 第 三 回 燕钦融 陈辞斥韦后
李襄儿 进毒害父皇 (43)
- 第 四 回 李隆基 兴兵清宫禁
宗楚客 骑驴逃京城 (60)
- 第 五 回 设密计 唐昭宗除宦
露破绽 仇士良囚君 (75)
- 第 六 回 倚藩臣 崔胤尽除宦
弑昭宗 朱温终代唐 (96)
- 第 七 回 上行下效 友珪弑父
前车后辙 友贞除兄 (123)
- 第 八 回 陈桥兵变 蓄谋已久
黄袍加身 水到渠成 (145)
- 第 九 回 燕丞相 接连除二帝
元文宗 两度再登基 (163)
- 第 十 回 护皇权 建文削藩王
谋帝位 燕王取朝臣 (183)

宫 廷 风 雨

第十一回	照猫画虎 高煦效父 请君入瓮 宣宗炙叔	(202)
第十二回	败土木 明英宗被俘 夺南宫 明景帝失位	(227)
第十三回	鳌拜跋扈 欺凌幼主 康熙聪慧 智擒权臣	(254)
第十四回	康熙帝 临终秘立储 雍亲王 瞒天巧改诏	(288)
第十五回	八大臣 受诏辅幼主 两太后 政变倚亲王	(304)
第十六回	慈禧太后 帘垂三度 光绪皇帝 恨遗千古	(334)
尾 声		(365)

第一回

害世民 李建成设宴 诬秦王 张婕妤进谗

本书续写《宫廷风云》一书，前书起于春秋，止于隋。这正是中国的封建帝制由胚胎而诞生、而日趋长大成熟的时期。说起这个隋朝，也真是令人感叹不已。就结束天下的分崩离析，统一华夏的功劳而言，它虽然不好和秦朝相提并论，但也可谓前后辉映。可它偏偏也和秦朝一样，寿祚短暂。

自杨广俘获南朝后主陈叔宝，到自己江都被杀，前后也不过三十余年，这个有统一南北之大功的隋王朝便告土崩瓦解，有隋一代君臣也都灰飞烟灭，无影无踪。想当年，几多金戈铁马，刀剑相向，几多运筹帷幄，机变权谋；一次次横尸疆场、血溅朝堂，一次次尔虞我诈，邀宠争荣；好不容易挣得来一份份高官厚禄，一袭袭玉带蟒袍；吃过几日珍馐佳肴，拥过几位丽姝娇娃，赏过几处名山胜水，住过几处华屋高堂。到头来，君也罢，臣也罢，文也罢，武也罢，男也罢，女也罢，荣也罢，辱也罢，一个个又都死于自相残杀的剑下，搬弄是非的口中；只留下几座荒坟供人凭吊、供人游玩，几桩趣事供人思索、供人笑谈。哪想到，前者刚仆后者继，你方唱罢我登场，总有人热衷这种刀光剑影的演出，于是这种戏便也绵延千古，永不落幕。历朝历代政治舞台上的衮衮诸公，一个个都堪称文章妙手，粉墨天才，把一个争权夺利的古老单调主题，硬是变幻出那么多有声有色的新花样，令你惊，令

你叹,令你哭,令你笑,世界因此也才显得热闹。不过呢,虽然每场戏的生旦净丑名字不同,却依然分得出忠奸正邪几大行当。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那反隋的各路乱世豪杰,经过一番生死较量,结果是一枝独秀,群芳俱凋,一个新的王朝又重新开始,一批新的角色又袍笏登场了,好戏自然还是不少。继隋而立的唐朝,就在立国之后不久,也爆发了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这场悲剧的胜利者如隋炀帝杨广一样,在兄弟中也是排行第二,他也是先除掉身为太子的兄长,然后取代父亲,登位称君。读者诸君一看便知,这个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李世民,这件事便是家喻户晓的“玄武门之变”。两场悲剧的情节虽有某些相似,但悲剧的原因却不尽一样,悲剧的主人公更有天壤之别,因而悲剧的最终结局也就截然不同了。

这件事情爆发在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即隋炀帝被缢身死的九年之后,而祸根却在炀帝死的前一年就埋下了。这一年,李渊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揭起了反隋的大旗,而首倡其事的,却是他的儿子李世民。李渊此时共有三子,都是结发之妻窦氏夫人所生,长子李建成,世民排行第二,老三叫李元吉,还有一个李元霸,生下不久便夭折了。窦氏夫人早已去世,兄弟三人便由李渊一手抚养成人。他最喜爱的便是老二世民,此次来晋阳任太原留守时,便把他带在身边,而将建成、元吉留在河东府老家。世民此时年方二十岁,精于骑射,好谈兵书,识见过人。正是他说服举棋不定的李渊,正是他秘密联络各地人才,出谋划策招兵买马,力主长驱直入夺取关中,因此李渊许诺道:“此事全由你一力主张,大事若成,自然归功于你,必定立你为太子。”世民回答道:“炀帝无道,生灵涂炭,群雄并起,儿只愿协助大人,推翻暴君,解百姓倒悬之苦,其它非儿所敢妄想。”

大军拉起之后,他出任右领军大都督,一路上身先士卒,冲

锋陷阵，斩关夺隘，杀敌取城，战功卓越，显示了非凡的才识。不到一年功夫，李渊便占有了长安。正在这时，传来了炀帝被杀的消息，李渊便在长安正式登基称帝，建立了大唐王朝。到真正该立太子的时候，他却背弃前言，根据“立嫡以长”的古制，以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老三元吉也封为齐王。世民以为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倒也并未计较。那时天下大乱，各路豪杰各据一方，唐朝只是偏处关中一隅，立根未稳，李世民又亲率大军，东征西讨，一举而灭陇右豪强薛举父子，再战而胜代北枭将刘武周。到了武德三年，世民又挥师出潼关，花了一年时间，将唐朝最后的两大劲敌——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和称帝河北的窦建德又全部击败，攻克洛阳，将王、窦二人生擒至长安。从此，天下重归一统，九州大地，全归唐有，普天之下，皆为唐臣。说起来，这大唐的江山，十成中倒有九成是由世民夺得，虽说唐朝的第一位皇帝是高祖李渊，而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还应该说是李世民。

照说如今四海安宁，皇权稳固，该君臣共济、骨肉协力，好好地治理一下那满目疮痍的江山了吧，事实却不是这样。打江山时，正是用人之际，恨不得天下英才都汇聚在自己的大纛旗下；一旦江山到手，权力开始重新分配，那当年抱成一团一伙的人们便内讧起来。当国君的人惟恐臣下有觊觎之心，由猜忌而杀戮；大臣们呢，你恨我的官爵高，我嫌你的功劳小，于是攻讦倾陷，谁都恨不得压倒谁，吃掉谁。到了此时，还管什么君臣父子，骨肉手足，一概惟权力是争。历朝历代，莫不如此。传世达三百年之久的大唐王朝，也是以这样的一页揭开了它历史的新篇章。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甲子日，李世民从关东班师回朝。高祖李渊亲率百僚到长安城东的通化门迎接。年仅二十四岁的李世民，头戴七宝盔，身穿黄金甲，骑着一匹晚霞秋枫一般

的枣红骏马——这便是他心爱的名马飒露紫，威风凛凛，英武逼人。在他身后的是随征的齐王李元吉，还有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房玄龄、杜如晦等一班武将谋臣；凯歌高奏，鼓乐齐鸣，再往后便是万匹铁骑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数十万步军。看到这威武雄壮的阵容，满朝大臣，无不啧啧称赞。长安百姓，万人空巷，也都拥到通化门内大街争睹这位功勋卓异的年轻王子的风采。高祖李渊更是欣喜异常，亲自走下通化门，笑呵呵地携了世民的手，坐到自己的金根车上，一同缓缓向太极宫驶去。

在欢迎人群的最前列，是太子李建成，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在他身旁的尚书右仆射裴寂觑了他一眼，暗自一笑，悄声问道：“秦王的功劳与殿下相比，谁大？”

“他大。”建成没好气地答道。

“秦王的勇力谋略与殿下相比，谁强？”

“他强。”

“秦王的谋臣武将与殿下相比，谁多？”

“他多。”

“殿下既知样样俱不如秦王，何以自安于太子之位？”

“太子之位定于长幼尊卑，而不定于功劳大小，仆射连这点道理也不明白吗？”

裴寂微微一笑，道：“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今秦王群情所向，四海归心，而殿下仅以年长而位居东宫，何以令天下人心服？陛下春秋已高，一旦背弃群臣，秦王与殿下争位于朝廷，殿下将何以自保？更何况时至今日，究竟传位于谁，陛下的心思还令人捉摸不透呢！”

这一席话，敲中了建成的心病。他比世民大十岁，当年晋阳起事时，他还在河东府，未曾参与大谋。一年以后，他便被立为太子。古人讲，“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皇帝的接班人一般是

不再领兵打仗的，他便留在京师。元吉还小，这征讨之事自然全交给了世民。世民的每一次胜利，都使他感到了莫大的不安。他知道李渊当年对世民的许诺，因此，虽然已经身居东宫，却一直心怀忧惧。如今天下安定了，世民又如此功名烜赫，父皇会不会想要实现他的诺言呢？

“寡人册立太子已经四年，难道父皇还会反复吗？”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唉，殿下呀殿下，你还没看见吗，皇帝的金根车他都坐上了，你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殊荣？如今皇帝带了他满朝文武、满城百姓面前张扬而过，其中的用心岂不令人深思吗？”

建成不禁惶恐了：“如此说来，寡人的地位就要不保了？”

裴寂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眼下倒还不至于，但这个牌最终是要摊的，究竟鹿死谁手，就看谁棋高一着了。殿下，你要好自为之呀！”

且说世民载誉归来，金殿奏捷，太庙献俘，父皇褒奖，大臣称贺，真可谓风光一时，世民自然也是踌躇满志，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几乎使他丢掉了性命。

就在世民班师回朝的第三天，建成派了东宫率更丞（官名）王珣来请世民。

“二公子，大公子说今晚设宴为你接风。”这王珣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早年便投身李渊府中，至今跟随李家已几十年了，他亲眼看着世民兄弟长大，李家也视他为家人。李渊称帝后，便安排他在东宫当了个七品小官，无非是在他们父子兄弟之间跑跑腿，传传话。他至今还按几十年的老习惯，称李渊为大老爷，称世民兄弟为大公子、二公子、三公子，自称为老汉，李渊倒也不怪罪他。

世民道：“本来应该由我先去拜会太子才是，只因刚返京师，诸多善后之事要及时料理，竟疏忽了，倒要太子来请。老人家，你回去报告太子，说我今晚定去。”

“大公子还说，就请你和三公子，让你别带随从。”

世民随口应道：“行了。”

王珪还是不走，磨蹭了一会儿，又说：“二公子，我记得你自小便不能喝酒，喝了就吐，到了大公子那地，你还是别喝吧，免得伤了身子！”

这时，秦王府的记室参军房玄龄笑问道：“王公，你可真会替你主人省着呀，又请人去，又不让人喝酒，这请的是哪门子客呀？”

王珪为难地搔了搔头，道：“咳，这话老汉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二公子小心就是了。”

王珪一走，房玄龄道：“王珪说话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看今日这席酒宴有点蹊跷。”

世民不以为然道：“兄弟之间一年多不见，设宴相邀，叙叙手足之情也是应有之礼，先生何必多疑？”

房玄龄道：“此事未必那么简单，前几天咱们班师回城之时，我见裴寂与太子嘀嘀咕咕，太子看咱们时，目露仇恨之光；听东宫卫尉常何对臣言，就在班师回来的当天晚上，太子便在东宫大摆宴席，单请齐王，张婕妤和尹德妃还前去作陪，闹到很晚才散，今日又接的是什么风？”

世民听了十分吃惊：“什么，张、尹二贵妃也去了？”张、尹二人是高祖李渊的妃子，居然到东宫赴宴，这在礼仪上是很失分寸的。

房玄龄道：“大王，你只知在外面出生入死，宫中之事你就未必尽知了，这且不去管它，今日的宴会我看你就推病不去了吧！”